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歸田錄
慶元黨禁

宋歐陽修撰
宋樵叟著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六



无



● ●



10



宋歐陽修撰

歸

田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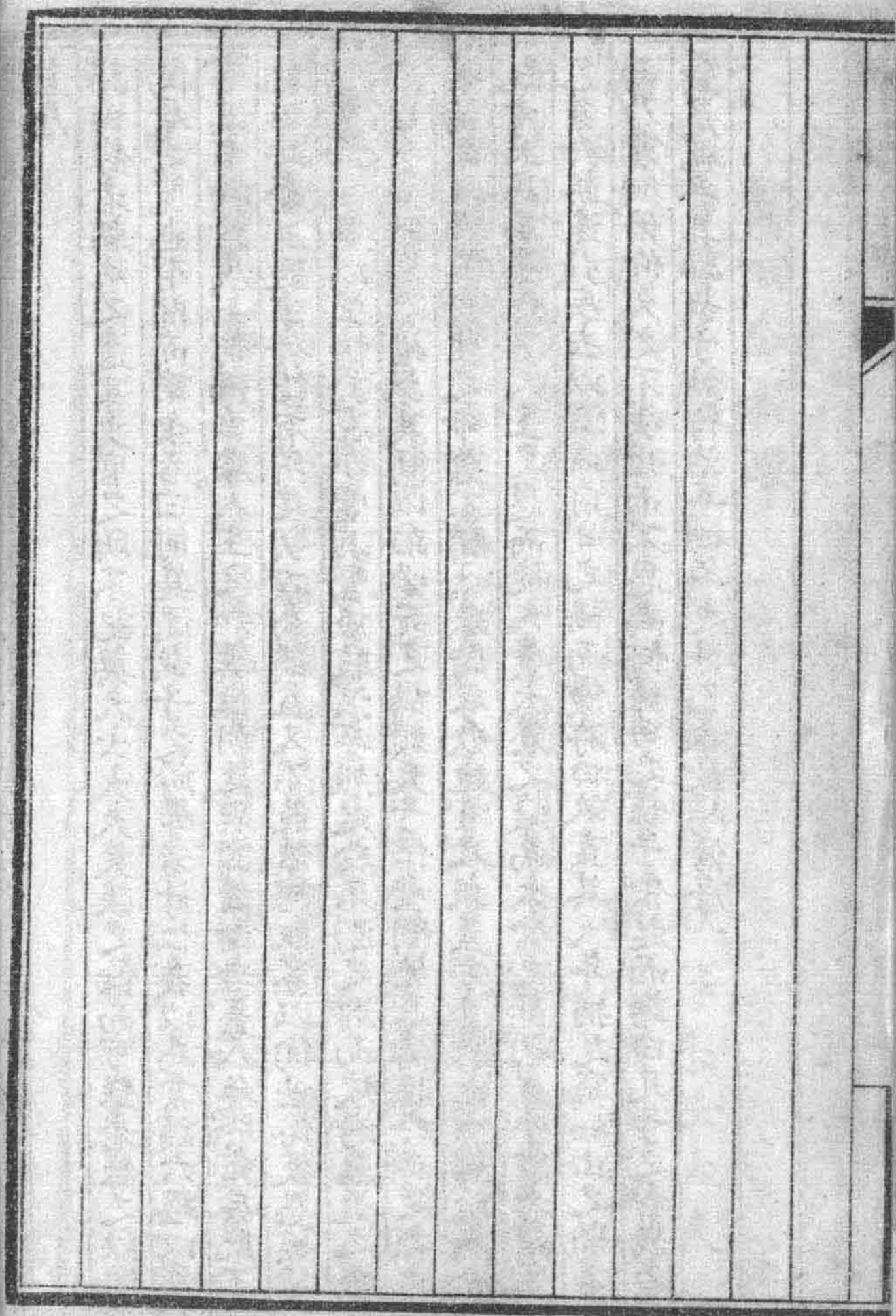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歸田錄提要

宋歐陽脩撰凡二卷書中記朝廷軼事暨士大夫
談諧之說至為夥頤據周煇清波雜志謂是書初
成未出而序先傳神宗遽命中使宣取公以所記
有未欲廣布者因盡刪去又患太少則雜記戲笑
不急之事以充之云云與王明清揮麈三錄之說
相吻合陳振孫書錄解題亦如之是進呈之非元
本昭昭矣宋代文網最疎而著述亦顧忌若此可
慨也

自序

歸田錄者朝廷之遺事史官之所不記與夫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錄之以備
閒居之覽也有聞而誦余者曰何其迂哉子之所學者修仁義以為業誦六經以為
言其自待者宜如何而幸蒙人主之知備位朝廷與聞國論者蓋八年於茲矣既不
能因時奮身遇事發憤有所建明以為補益又不能依阿取容以徇世俗使怨嫉謗
怒叢於一身以受侮於羣小當其驚風駭浪卒然起於不測之淵而蛟鰐鼉鼉之怪
方駢首而闕伺乃措身其間以蹈必死之禍賴天子仁聖惻然哀憐脫於垂涎之口
而活之以賜其餘生之命曾不聞吐珠銜環效蛇雀之報蓋方其壯也猶無所為今
既老且病矣是終負人主之恩而徒久費大農之錢為太倉之鼠也為予計者謂宜
乞身於朝遠引疾去以深戒前日之禍而優游田畝盡其天年猶足竊知止之賢名
而乃褻狎俯仰久之不決此而不思尚何歸田之錄乎余起而謝曰凡子之責我者
皆是也吾其歸哉子姑待治平四年九月乙未歐陽修序



歸田錄卷第一

宋 廬陵歐陽修著

太祖皇帝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辯。其語雖類俳優。然適會上意。故微笑而領之。遂以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議者以為得禮。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恠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卧則交手於脅。為結搆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也。

國朝之制。知制誥必先試。而後命。有國以來百年。不試而命者。纔三人。陳堯佐。楊億。及脩。忝與其一爾。

仁宗在東宮。魯肅簡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室巷。有酒肆在其側。號

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一作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

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恠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莫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一作罪大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曰公一作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一作俱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獻皆用之

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為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為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為第一

故參知政事丁公度字宗應往時同在館中喜相諧謔晁因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為羣牧判官乃戲晁曰啓事更不奉答當以奠醵一車為報晁曰得醵勝於得啓聞者以為善對

石資政

中立

好諧謔士大夫能道其語者甚多嘗因入朝遇荆王迎授東華門不得

入遂自左掖門入有一朝士好事語言問石云何為自左

掖門入

去聲

且走

且答曰祇為大

王迎授聞者無不大笑楊大年方與客棋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

年因誦賈誼鵬賦以戲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請對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時事者云馮相道和相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買其值

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詬

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哄堂大笑時謂宰相如此何以鎮服百僚

錢副樞若水嘗遇異人傳相法其事甚怪錢公後傳楊大年故世稱此二人有知人

之鑒仲簡揚州人也少習明經以貧傭書大年門下大年一見奇之曰子當進士及

第官至清顯乃教以詩賦簡天禧中舉進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閣待制以

卒謝希深為奉禮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見則欣然延接既去則歎息不已鄭天休在

公門下見其如此恠而問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壽爾希深官至兵

部員外郎知制誥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禮郎鎖廳應進士舉以啓事

謁見大年有云曳鈴其空上念無君子者解組不顧公其如蒼生何大年自書此四

句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時郭進為西山巡檢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將有異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誣害忠臣命縛其人予進使自處置進得而不殺謂曰爾能為我取繼元一城一寨不止贖爾死當請賞爾一官歲餘其人誘其一城來降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太祖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死爾賞不可得也命以其人還進進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賞以一官君臣之間蓋如此

魯肅簡公立朝剛正嫉惡少容小人惡之私目為魚頭當章獻垂簾時屢有補益謫言正論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太常謚曰剛簡議者不知為美謚以為因謚譏之竟改曰肅簡公與張文節公知白當垂簾之際同在中書二公皆以清節直道為一時名臣而魯尤簡易若曰剛簡尤得其實也

宋尚書祁為布衣時未為人知孫宣公與一見奇之遂為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一無門下客曰近世謚為兩字而文臣必謚為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為禮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嘉祐二年樞密使田公况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罷樞密使

當降麻而止以制除蓋往時高若訥罷樞密使所除官職正與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為故事真宗時丁晉公謂自平江軍節度使除兵部尚書參知政事節度使當降麻而朝議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陳相執中罷使相除僕射乃降麻龐籍罷節度使除觀文殿大學士又不降麻蓋無定制也

寶元康定之間余自貶所還過京師見王君貺初作舍人自契丹使歸余時在坐見都知押班殿前馬步軍聯騎立門外呈榜子稱不敢求見舍人遣人謝之而去至無一訛慶歷三年余作舍人呵引者即歛馬駐立前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予官於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為學士見三衙呵引甚雄不復如當時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歛避之禮蓋兩制漸輕而二衙漸重舊制侍衛親軍與殿前分為兩司自侍衛司不置馬步軍都指揮使止置馬軍指揮使步軍指揮使一作止馬步軍指揮使以來侍衛一司自分為二故與殿前司列為三衙也五代軍制已無典法而今又非其舊制者多矣

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皇宋通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號有寶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將議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見內人鏡背有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偽蜀時年號也因問內人乃是故蜀王時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之一有寡聞也

仁宗即位改元天聖時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稱制議者謂撰號者取天字於文為二人以為二人聖者悅太后爾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為明字於文日月並也與二人旨同無何以犯契丹諱明年遽一作遂改曰景祐是時連歲天下大旱改元詔意冀以

迎和氣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寶元自景祐初群臣慕唐玄宗以開元加尊號遂請加景祐於尊號之上至寶元亦是歲趙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惡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復加於尊號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謚耳明年又改曰慶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皇祐猶景祐也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復又改元曰嘉祐自天聖至此凡年號九皆有謂也

寇忠愍公準之貶也初以列卿知安州既而又貶衡州副使又貶道州別駕遂貶雷州司戶時丁晉公與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而丁忽自疑語馮曰崖

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及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相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丁之南也。寇復移道州。寇聞丁當來。遣人以蒸羊逆於一作境上。而收其僮僕。杜門不放出。聞者多以公一作公為得體。

楊文億公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剛勁寡合。有惡之者以事譖之。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大年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狂奔於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眷顧無比。晚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王文正公曾為人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為名言。

李文靖公沆為相。沈正厚重。有大臣體嘗曰。吾為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制。用此以報國。士大夫初聞此言。以為不切於事。及其後當國者。或不思事體。或收恩取譽。屢更祖宗舊制。遂至官兵冗濫。不可勝紀。而用度無節。財用一作力匱乏。公私困弊。推迹其事。皆因執政不能遵守舊規。妄有更改。一作改更所致。至此始知公言簡而得其要。

由是服其識慮之精

陶尚書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御便殿陶至望見上將前而復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彷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已束帶穀遽趨入

薛簡肅公知開封府時明參政鎬為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其後公守秦益常辟以自隨優禮特異有問於公何以知其必貴者公曰其為人端肅其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以卒時皆服公知人臘茶出一作盛於劍建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為第一自景祐已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數十斤養之用辟暑濕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為草茶第一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迺英閣賈侍中昌朝時為侍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淫亂事則畧而不說上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為後王鑒一作戒何必諱

丁晉公自保信軍節度使知江甯府召為參知政事中書以丁節度使召學士草麻

時盛文肅為學士以為參知政事合用舍人草制遂以制除丁甚恨之

寇忠愍之貶所素厚者九

二字一作之

一人自盛文肅已下皆坐斥逐而楊大年與寇公尤

善丁晉公憐其才曲保全之議者謂丁所貶朝士甚多獨於大年能全之大臣愛才一節可稱也

太祖時以李漢超為關南巡檢使捍北虜與兵三千而已然其齊州賦稅最多乃以

為齊州防禦使悉與一州之賦俾之養士而漢超武人所為多不法久之關南百姓

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及掠其女以為妾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賜以酒食慰勞

之徐問曰自漢超在關南契丹入寇者幾百姓

二字一作對

曰無也太祖曰往時契丹入

寇邊將不能禦河北之民歲遭劫虜汝於此時能保全其貲財婦女乎今漢超所取

孰與契丹之多又問訟女者曰汝家幾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對太祖曰然則所嫁

皆村夫也若漢超者吾之貴臣也以愛汝女則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與其嫁村夫

孰若處漢超家富貴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太祖使人語漢超曰汝須錢何不告我

而取於民乎乃賜以銀數百兩曰汝自還之使其感汝也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玩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為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形物而點

最難工。至和中。有書待詔李唐卿撰飛白三百點以進。自謂窮盡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為清淨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為奇絕。又出三百點外。

仁宗聖性恭儉。至和二年春。不豫。兩府大臣。日至寢閣問聖體。見上器服簡質。用素漆唾壺。孟子素簞。蓋進藥御榻上衾褥。皆黃絕色。已故暗。宮人遽取新衾覆其上。亦

黃絕也。然外人無知者。惟兩府侍疾。因一作因侍疾見之爾。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園。有賣油翁釋擔而立。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領之。康肅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之。自錢孔入。而一作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用文富二公。彥博弼正衙宣麻之際。上遣小黃門一有三密輩二字

於百官班中聽其論議。而二公久有人望。一旦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奏。上大悅。余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殿。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余以朝士相賀為

對。上曰。自古二字一人君用人。或以夢卜。苟不知人。當從人望。夢卜豈足憑耶。故余

作文公批答云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者具述上語也

王元之在翰林嘗草夏州李繼遷制繼遷送潤筆物數倍於常然用啟頭書送一作拒而不納蓋惜事體也近時舍人院草制有送潤筆物稍後時者必遣院子詣門催索而當送者往往不送相承既久今索者送者皆恬然不以為恠也

內中舊有玉石三清真像初在真遊殿既而大內火遂遷至玉清昭應宮已而玉清又大火又遷於洞真洞真又火又遷於上清上清又火皆焚蕩無孑遺遂遷一字有又遷於景靈而宮司道官相與惶恐上言真像所至輒火景靈必不免願遷二字一作移他所遂遷於集禧宮迎祥池水心殿而都人謂之行火真君也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為紫宸殿學士即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為宰相兼職又有學士為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者真宗謚號也遂更曰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謂紫宸之號非人臣之所宜稱遽更曰觀文觀文是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一作士不可以不學也